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三百七十三號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登照算長期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

請吸高等國貨 金馬牌香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謹啟

晶報印刷所
承印中西書報各項大小雜件
□晶報印刷所特告□
晶報自本期起完全歸本所印刷讀者諸君如有印刷品等照顧價格無不從廉日夜招待約期迅速此啓
（地址望平街晶報館內）
（電話中央二四二八）

快活
李涵秋主任 第一期出版

諸君欲求真正快活 請看快活舞台 小說名家大會串的『快活小說』

快活小說。一言一語。莫不以快活之精神。寫快活之事實。並不惜聚精會神。以牟手傑作。當場貢獻。破壞小說界之陳腐俗調。建設小說界之真正異彩。
寫偵探的手段。神出鬼沒。令人驚駭。
寫武俠的忠義。痛快淋漓。令人敬愛。
寫哀情的悽慘。窮形盡致。令人動憐。
寫艷情的風趣。濃郁幽雅。令人歎美。
寫奇情的突兀。變幻離奇。令人叫絕。
寫滑稽的神氣。維妙維肖。令人捧腹。
各出所長。異常賣力。個個趣味深長。令人愛不忍釋。真正看得人人叫好。個個稱奇。大大開心。大快活。茲將第一期內容錄下。

小說·名家·大串·會·拿手·傑作·當場·貢獻

快活老人 李涵秋
快活之王 惲鐵樵
快活真詮 王鈍根
快活夫妻 徐枕亞
快活新郎 海上說夢人
快活主義 張舍我
快活和尚 鄭正秋
快活世界 張碧梧
快活鴛鴦 王蕙農
快活之福 程瞻廬
快活姻緣 江紅蕉
快活大俠 許指嚴
快活大會 楊塵因
快活之夜 范烟橋
快活女郎 程小青
快活之夢 嚴芙孫
快活之花 張枕綠
快活宣言 方隱
「銅版彩印封面」 桃花女郎
「銅版彩印古畫」 歐洲名畫聖母
「銅版彩印名畫」 桃園嬉春圖
「銅版彩印古蹟」 上巳修禊之蘭亭
「銅版彩印古蹟」 大喬小喬之墓

尚有各種有趣餘興與快活戲言數十則限于篇幅不克備載

定購價目

期數	價目	寄費		
每期	大洋二角	本國一分	日本三分	外國四分
半年十八期	大洋三元	一角八分	五角四分	七角二分
全年卅六期	大洋六元	三角六分	一元八分	一元四角

上海四馬路中市紅屋世界書局發行
分發行 ▲杭州清和坊世界書局▲漢口交通路世界書局▲北京楊梅竹斜街世界書局▲廣州昌興馬路世界書局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由京來申 推拿專家 米劍華 嵩治筋骨等症
□出診二圓□ □門診五角□
寓法界寶昌路東頭玫山路居安里弄內七號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用最新式試驗光儀器驗目配光異常準確非獨能使合光之眼鏡補助君目力之困難日足壯鑄嚴且氣象而增之平時之豐進實非淺鮮也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啓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自來血 海波藥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痨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清理血分滌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汚生新身清便凡痛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一元

灌園畫例
山水人物花卉走獸同例
中堂 每尺二元
屏條 每尺一元二角
冊頁 每方二元
摺扇 每柄一元
紈扇
點景另議
劣紙不書
（一）潤資先惠（二）綾絹加半
收件處（一）晶報館（二）愛而近路（三）四馬路二十二號震亞圖書局
介紹人 包天笑 步林屋 張丹斧 朱揖芬 馮叔鸞 余大雄

泰西男女跳舞法教授
●男女兼收●一月畢業
□報名處□ 上海赫司克而路三十五號
□報名時間□ 每禮拜六夜六時至十時 禮拜晝夜

女子教授助手 養成年齡十五歲至廿九歲志願者面議 每禮拜六午後五時至七時

神效白濁丸
此丸專治五淋白濁尿管刺痛初起點滴遂至旺流若不早爲醫治後患難言或日久流濁不止變爲體虛白濁身瘦骨枯竟成虛癆重症本醫生有鑒於斯秘製立止白濁丸藥性和平妥當此丸服下利小便立刻止痛止濁限三天痊愈斷根每中盒大洋七角大盒一元備身體虛虧年久白濁不止本醫生秘製體虛白濁丸滋陰補腎丸每盒均一元此兩種丸藥滋陰降火補腎健身固精止濁如十年八年之老白濁[illegible]
上海南浙江路三德法藥房 馬路口時芳照相館南隔壁
公司製藥 程鳳生 醫生秘製

生肌白玉膏 一貼即好
臁瘡爛腿久不收口腐臭難聞此白玉膏係大羅氏祖遺秘方施送已久婦稚皆知茲爲普及遠方人士起見特訂三倍發行稍取藥本以維久遠無論臁瘡爛腿二三年不能收口各藥無效者用此膏一貼即好輕則三四張重則七八張生肌收口指日可愈價目小張一角每打一元大張二角每打二元如要定做每寸一角外埠函購寄費加一郵票通用上海寶善街貴與里西弄（亮）一一八〇號正威大藥房發行

春遊
●請備冠生園新食品●
春遊足以開拓胸襟更足以增長興趣賞心樂事勝遊於此況桃紅柳綠轉瞬已非行樂及時良辰難得也請諸君有意行樂乎請備冠生園著名結汁牛肉○生汁牛肉○陳皮梅○陳皮李○南華李○陳皮橄欖○康樂食品隨身便利快樂有備各物食時代售處
總發行所 冠生園 上海九畝地城後馬路口 香港與隆街 啓

粹華廠·杏仁精
用化學·提煉成
氣味足·顏色清
治咳嗽·效如神
治氣急·立能平
痰飲症·肥體人
能常服·功最靈
和以水·香噴噴
加精糖·勝瓊漿
服十滴·爲權衡
洋四角·買一瓶
來批發·更歡迎
粹華製藥廠總發行所南京路P六一
分發行所小東門南中華路

十年癩頭十日愈
大包五角小包二角五分郵票九扣郵資加一
健胃補肺神效水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寄售處 上海棋盤街屯鎮 胡開文筆莊

上海四馬路大新街
大行臺旅社
廳堂寬敞承接喜慶
房間改良 空氣清潔 電梯代步 上下自由 夥友招待 格外殷勤 茶役侍候 應酬周到 中西大菜 隨客便點 車站輪埠 均派夥友 招接旅客 照料行旅 光顧諸君 無不適意

德醫 印高仁
診所老靶子路八十八號
門診 一時至四時
電話 北一六七五

神醫養真山人
●外科獨一●不用刀針●
先生醫學精奇與衆不同凡患遺精五淋白濁花柳下疳懸癰瘰子痰核疔瘡一切險惡腫痛諸瘡包可當日消散如勢成潰成有久不收口皆有奇藥收功限日全愈不覺痛苦且無疤痕而於內科各症小兒痧痘驚風尤爲應手立愈堪稱神醫再世患病者請試之方知言之不謬先生寓申新閘大通路口平江公所西隔壁武林里三弄第二家門診上午九時起至下午四時止過時出診貧病不計
介紹人 陳玉卿 張子詒 同啟

西醫 張世楷秘製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癧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發育不固傳染妻子貽害無窮若女子患之者必致月經不調子宮乏力終身難孕遺禍丈夫豈不危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惜工本將祖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爲名利焉
功效
此膏藥須貼在患處瘰癧穿破流膿皮腫起粟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消散復原既可免刀封之苦久可除終身之害後張貼一星期須換一次貼五六張包可斷根不效退還原洋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算費加一 價目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本埠諸君可以就近購取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寶康里口博愛醫院外埠可從郵局函購寄費加一

患氣痛者注意

每瓶洋三角 每打洋三元
鄭廣福堂藥房
永泰棧煙行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廿號

兜安氏眼痛藥膏

每瓶四角 每打洋四元

此膏專治眼痛眼赤眼皮腫爛眼弦眼瞼瘡等效驗無比患者盍一試之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轉譯

吳將軍也過生日

（丹翁）

過生日過到現在，也就過厭了，活人過生日，死人還要過生日，誰耐煩去管他，惟有有勢力的人過起生日來，驚天動地，非同小可，唱什麼戲，不希奇，收甚麼禮，不希奇，各督軍省長的代表來祝壽，也不希奇，就在他們祝壽的這個時候，我們老百姓，將來添了許多過冥壽的，或依舊各人安安逸逸的過生日，就在他們過生日的這個時候決定，他們的生日，當然關係很重了，關外王的生日，過得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吳將軍若不過生日，未免示弱了，但不知多福多壽的新華老人，是那一天兒過生日，除了北京，我們外邊的百姓，竟不曉得替他老人家懸懸國旗，慶祝慶祝，未免叫海陸軍大元帥過生日，對於一個將軍過生日，倒反減色了，我們很想吃他老人家長壽麵嘘，

先兼後署之總理

（馬二先生）

做官的通例，有了底缺，方可再兼他職，沒有底缺的，便無從兼了，譬如收房了頭做姨太太，必先有了頭的底缺，方可說是收房，假使非了頭而一入門即為姨太太，那麼，祇能謂之娶，或謂之討，而不得謂之收房，也正是為沒有底缺的關係，如今周子廙總理，却不然，他先得了兼國務總理的令，後一日纔有署教育總長的明文，教育總長是底缺，國務總理是兼職，他却後其所先，而先其所後，所以他這總理，可稱為『先兼後署的總理』

傅筱庵歌馮成歟

（愛嬌）

□神經過敏之病

申報上登一個浙江盧督軍等參觀上海模範工廠攝影，把一個通商銀行行長傅小庵弄錯了，下面注了馮成兩字，傅小庵見了大怒，他說申報有意給他開頑笑，『馮成』兩個字，和『奉承』兩字聲音互近，他怕人家說他奉承盧督軍，因此心不甘服，其實的的確確有一位姓馮名成的，當時也在座，而且是現任寶山縣知事，却被模範工廠裏的人，把傅小庵誤註為馮成，模範工廠連傅小庵都不認得，可謂有眼不識泰山，而傅小庵先生也難怪他冒昧了，其實他做他的浙江督軍，你做你的銀行行長，本談不到奉承兩字，想傅小庵君是愛惜名譽的人，故此見了馮成兩字，觸動他當時陪着盧督軍，心目中只顧了盧督軍，却沒有留神到這種寶山縣知事的神經過敏起來，遂致有詰責報館之事，只是那位寶山縣太爺，馬二先生，被傅君這麼一提，怪不好意思的，好像他當時命名之始，也是有人嘲弄他的一般，好在他不是銀行行長，不過一個知事罷了，

日人之女子骨相談

（麗嫂）

日本報紙，近記骨相學大家櫻井先生之女子骨相談，頗詳切而有味，匪特可為扶桑女界之風鑑，抑亦吾國人之物色佳偶者，所可資為借鏡者也，爰譯如次，

天庭闊，額角深，男子相也，女子得之，其人智識必發達，性剛，婚事遲，早則必多煩惱，或其夫死，或棄夫獨立，始能安靜，

女子眉尚疏淡，其濃密者，精力必甚足，嗜淫，非其夫所能禁制，

兩眉之間，或眉與目之間，地位寬闊者，其人之性格，必溫柔而恬靜，能自樂其樂，

眼細而長，睛含明秀，瑩然有神采者，為女子最貴之相，

眼睛圓大如栗者，其人必嗜淫，福澤最薄，

眼睛浮動而含淚者，其用情必不專，於男女戀愛之事，多反覆，甚至不得其死，

睫毛濃者，為賢女之相，

鼻準過隆，非良善之相，其人必動侵夫權，

口忌太大，口大而齒向外撅，笑則齒齦突露者，為最薄福之相，且於男女戀愛間，最易惹起糾葛，

口大而扁者，必好凌其夫，主寡，且終於貧窮，

語時唾沫四飛者，必好淫，且終以淫而失敗，

齒翽而不齊者，其性必乖僻，且好為妄語，

舌小如蛇者，其談鋒必甚毒，故當取憎於人，

齒尚白，而貴有光澤，白如死骨者，必好淫，且為貧窮短命之相，

口小而緊，齒齊，唇有血色者，為有福澤之相，

菊部王號

（林屋）

菊部王號，自譚鑫培始，先是鑫培在京，有寵清廷，時人戲呼為譚貝勒，後至滬所演戲館，尊之曰伶界大王，而衆論翕服，若出於人人願欲者然，故其稱至為貴榮，梅蘭芳之王，則順天時報，用新法以選舉得之，當是時，衆意所向者為楊小樓，而梅卒獲勝，或曰，賞梅者，代為行賄，其事秘密，世莫得而稽也，然梅能作古裝，風行一時，聲名洋溢徧海外，即得之不以其道，是亦足以王矣，自後男伶無稱王者，而女伶親王之號，紛紛起焉，民國初元，劉喜奎有大名於京都，時號劉王，而與為敵者曰鮮靈芝，奉鮮者亦以鮮王稱之，近有粵伶李雪芳者曰雪王，尊之者至以北梅南雪並稱，實非梅敵也，而京伶金少梅，亦同時稱王，聲譽在劉鮮之次，至如小香紅得王號於漢，張文艷得王號於滬，粉菊花得王於滬之乾坤劇場，雖不敢謂徐分閏位，竊弄王號，比向者諸王，名徵衆寡，審勢量力，不同日而語矣，然香紅之艷，文艷之治，惜小樓之藝，卒以見擯不王，殆亦如粉菊花之武技，是又烏可少哉，余獨李廣數奇云，

小說語

（求幸福齋主人）

我如今忽然大做起小說來，固然是做得不好，但我很肯向好的地方去努力，或者尚不十分平庸，就從立意上講，也不是茫無所指，昨天在一處宴會上，聽見一位做『春之循環』的新朋友，在那裏發議論，說上海一般少爺式的中學生，都在電車上看『禮拜六』和『星期』，這不惟該罵，而且該打，大概是這兩種雜誌上的小說太壞了，或者簡直就因為他們沒有用新式圈點和西歐文體，『禮拜六』我未曾多留心看，姑且不替他辯護，但是『星期』裏面，却脫不了我的干係，不見得就這樣該罵該打罷，又有一位朋友曾看見過我的那篇『老琴師』，他還說好，但他是新符號上的新文豪，怎麼會亦看起來，於是又說是偶然看見，或者是我那篇尚屬不壞的小說，也是偶然的事，總之，他們新得利害，除了『小說月報』以外，是萬萬看不起什麼『星期』『禮拜六』的，並且不必看，就一口咬定這滿是壞東西，

我想了想，『老琴師』之類，如也加上些新符號圈點，或者也可以在新的方面出風頭，那新的玩藝，除了『落華生』幾件文字，其他幾篇若是把新符號圈點去掉，登在『禮拜六』『星期』上，恐怕也是照舊令人看了莫名其妙，那位做『春之循環』的朋友，一口咬定『禮拜六』都是弔膀術的文字，我想這些弔膀術，若是換上新的符號圈點，或者就是戀愛哲學，也未可知，

我除了不贊成新符號圈點以外，就是『小說月報』，我也很愛去看，因為他上面很肯介紹世界各有名小說家的著作和文壇消息，這是很可以供研究和參考的，但很可惜一篇很好的外國小說，裏面含着很好的精義，彼那幾位譯者譯得太不明顯，礙着一句話有一兩行之長，三四十個字之多，而什麼之什麼，底什麼，轉了又轉，說是直譯的妙法，我想這個人或者尚不十分笨，但要我去看這種直譯的文字，總得看了又看，連猜帶想的，費上好幾秒鐘，才得看明白，那一句又長又囉嗦的句子，『若是碰着比我更笨的人，豈不更費事嗎，』看小說如此費事，這或者太不經濟罷，（未完）

這个年頭唱戲都要疏通

（小隱自北京寄）

馬連良到上海去，我誇獎了他幾句，一時很有反對的人，平心而論，馬連良的玩藝，就算不十分到家，但是在今天老生裏頭，可以數得着，總算不可多得的了，那些人反對只管反對，可是馬連良在上海尚紅，我不敢說是我的言重九鼎，大概是反對的人說的話，沒有十分價值，但是無論說好說壞，總該仗着眼光，憑着良心，就戲說戲，纔是評劇的正義，我說馬連良好，是拿我的眼光，論他的本領，空空洞洞，毫無成見，我今天接着上海久記票房一封信，勸我不要再說連良好，恐怕我越說好，別人越跟我反對，那馬連良就受了影響了，這樣看起來，別人反對，是挾有私心，懷有成見了，要知道我說馬連良好，是評論他的藝，並不是抬舉他的人，那麼我現在也不能怕他的人吃虧，就不敢說他的藝好了，寄語久記諸友，我說好，既不是為的有利於馬連良，現在我也不能因為有損於馬連良，遂不說好，管他別人反對不反對，我有我的言論自由，不受任何方面限制的，

小隱先生足下，敬啟者，馬連良到滬獻藝，備承贊許，同人等亦同此傾向，奚勝感佩，惟反對者大有人在，業由敝會同某君等，從中調停，可望和緩，先生激於義憤，對於彼等，頗致不滿之詞，事雖痛快，實有不利於連良，殊非所以嘉惠連良之道，明達如先生，當有善法以處此也，（下略）久記社劇部同人啓，

保存精神

張明忍

□名伶　張德祿書

各有千秋

上品　大晶香煙　上品

大前門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總理

大前門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七七□

（涵秋）

第三回　鬧醋勁平地起風波　發酒瘋當筵矜月旦

朱成謙此時只顧在門房裏鬼混，轉把外邊兩個人等得不耐煩起來，又不敢近前去張望，怕露了別人的耳目，露蘭手裏悄悄拿出那柄手槍，寶好了彈子，專待見機行事，那手槍映在月光底下，分外發亮，事有湊巧，他們正在着急的當兒，不防俞子琴忽的將手向前面一指，低低喊道，偺偺，這不是那話兒來了，我們還疑惑他在屋裏，誰知他還不曾回家呢，他便骨頭化成灰，我也認得清楚，跟隨那個家人燈籠後面走的，你瞧不是瑪麗是誰，（文情恣肆，使人捉摸不定，）露蘭聽見這話，早從黑暗裏凝神一望，只見從大道上，遠遠來了兩個黑影子，前面那個家人，手裏還拎着一柄馬燈，一閃一閃的，對着他們直走過來，離那公館門首，差不多沒有多遠了，況且那瑪麗打扮得粉裝玉琢，單講他那蓬蓬綠髮，剪直和笑春手帕上，照的小影一般無二，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露蘭這時也不暇再[illegible]子琴答應，施展出他在營裏打靶的本領，撥動手槍機括，不偏不斜，嗤的一聲，那彈子直對瑪麗胸脯射將過去，從夜深人靜之中，只聽見瑪麗嚶嚀了一下子，平空直倒在地上，那個家人起先還不覺得，不過因為槍聲觸耳，嚇得有些害怕，他正待掉轉和瑪麗說話，唉，那裏有瑪麗的影子呢，再拿燈照了照，不由直着喉嚨怪喊起來，說不好了，打死人了，你們快出來罷，朱成謙做夢也想不到露蘭在外邊，已經結果了瑪麗的性命，他還老穎在門房裏，勞勞叨叨的，和他們糾纏不清，家人們懂得這聲音，分明是他們的同夥，大家吃了一嚇，飛也似的趕得過來，先前那個家人，可憐一句話也說不出，只拿手指着瑪麗，其時瑪麗已沒有聲息，只見他身上穿的一件秋羅長衫，已被鮮血染紅了半截，那血還只顧骨都骨都朝外直冒，衆人茫無主意，有幾個人，趕入裏面去稟知家主，內中有狡黠的，便大聲吆喝道，門房裏這漢子，一定不是好人，分明和強盜是一路的，我們公館裏並沒有少爺，他偏生在這裏胡鬧，如今我們的小姐，忽然被人暗殺，不在這廝身上着落，還向誰身上去着落呢，……

一個打掃夫

（續）（馬二先生）

他看到此處，底下已是沒有了，他從新又從頭看了一遍，不覺嘆了一口氣，自語道，太不公道啊，這時候，微風一振，有一個小樹枝，在窗上拂了一下，他聽見響聲，急忙站起身來，從玻璃窗向外面張時，祇見靜悄悄地，鬼也沒有一個影子，祇有幾隻雀兒，在陽光下，樹梢上，吱吱喳喳的亂叫，亂跳，樹枝隨風蕩漾時，露出波光閃漾，便是瀛台下的南海，遠遠的對岸，便是隱隱綽綽的新華門了，他心中不覺喝彩道，果然好個所在，不想是從前皇帝的舊居，正高興時，忽然心中一陣轂轆般響了起來，覺着有些餓了，想道，敢是已經中晌了嗎，為何伙伴們都不去吃呢，連忙出來，尋看時，却裏外沒有一人了，他纔明白，敢是貪看那封信，伙伴們都先自散了，連忙也走了出來，祇見瀛台大門前，還有兩名拿着槍的衛兵，靠在石欄上，一個打瞌睡，一個眼望天空，口中却哼哼唧唧的唱，他不顧，只肩着一柄掃帚，低着頭，順着水邊向新華門口走來，剛剛走到法制局門口轉灣處，不提防一輛汽車從傍駛了過來，他吃了一嚇，不及躲閃，叫了一聲，啊呀，那汽車却屹然停住，車旁站的一名兵士，跳下來不由分說，便摑了一掌，罵道，混蛋，也不睜眼瞧瞧，想是要送死，他一時真個嚇昏了，定睛再瞧時，那輛車已是撲突撲突的向豐澤園開去了，只從那車後玻璃窗，望見一位氣象軒昂的人影，坐在車中，他定了一定神，方纔走出新華門回家吃飯去了，他家中這一桌飯，祇有四個人吃，他的老娘，他的妻，和一個四歲的兒子，他自己一面吃着，一面問道，老二沒有回來嗎，他妻說，沒有回來，也許他拉了遠處的生意，不能回來吃飯了，他的老娘說，老二昨天說他聽見說，南海裏也有拉洋車的，他希望你給他想個道路，到裏邊去拉車，大約比在街上拉車好一點，他聽了，搖頭道，不行不行，如今裏邊不似從前了，工食都不能按照日子發放，我今天打掃瀛台，纔知道那裏又裁掉了一個什麼衙門，從前聽說那裏邊也有好幾百位老爺們去當差呢，如今因為沒有錢，都散了，那坐車的人，自然少了，那裏還有添人的機會呢，他妻問道，你的工食今天沒有發下來嗎，他搖搖頭，他妻說，你知道幾時準可以發下來呢，家中買的煤錢，早沒有了，每日買麵，都是我給人家洗衣服的工錢，但是明天也沒有了，這幾天洗的衣服少，也不夠，老二每日拉的車錢，除了車租，也僅只夠他自己吃喝，這樣也不是事，你得想想法子，他聽罷，只顧吃，吃完了，方說道，我想等領了這個月工食之後，我也不幹了，也在外邊找一件事做做罷，橫豎一樣是賣氣力，當苦工，何苦要跑到那裏頭去混呢，難道圖着當差事的名兒好聽嗎，如今裏邊也拖欠工食薪水，上下一樣，但是份兒大的好混，份兒越小的越難混，連那些坐包車的老爺們都混不了，散了，何況我們當夫役的，經得起整月的拖欠工食嗎，他娘問道，莫不成衙門裏的錢都到那裏去了呢，他嚷道，那些錢，橫豎是被那一班坐汽車的大人們捲上腰了，他們不做事的都發了財，却叫我們做苦工的挨餓，他說到此處，又想起方纔在法制局前，險被汽車撞着的情形，越覺着那坐在汽車的人可惡，彷彿看見那個人把許多公家的銀錢，都捲在腰包裏，坐在車上，嗚嗚的飛馳走了一般，又想起檢着的那張殘信，口中不覺又喊道，太不公道啊，這時候，他的老娘，妻，兒，見他發急，都不敢作聲了，他瞧着這小屋中的破爛東西佈滿了，處處都似現着一種艱苦的樣子，心中更是不平，祇有門中射入的一縷陽光，似乎勸告他說，前途不是沒有希望，祇須自己奮力，他這樣一想，登時覺着這間小屋中的氣象，比方纔在瀛台所見的，更為光明，（完）

都門客思錄

（二）（馬二先生）

吃飯，本是人生不可少的一件要事，在北京的社會中，更把這件事當作極關重要了，因為名目上祇是吃飯，實際上却包含有種種作用，簡單說來如下，

（一）朋友的交際，（二）商量一切問題事件，（三）請託事件，（四）稱賀與賠禮，（五）疏通感情，（六）調停一切事件，

故同一吃飯，而吃飯之作用，却有此種種之不同，其最為人所注目者，則為公府及政界一班要人之約人吃飯，往往一飯之後，政局為之一變，或某與某本相聯合者，因一飯而分裂，或某與某本無感情，因一飯而頓生關係，再不然，則一飯之間，可以借得若干內債外債，一飯之間，可以簽定何種條約，一飯之間，可以成立何種機關，或添了若干人員，總而言之，此種請人吃飯，至為危險可怕，其關係吾儕並未被請去一同吃飯者之生死存亡，或權利之得失，為尤鉅，然而北京內此種之吃飯，乃幾於無日無之，閱者幸勿以我為詐為戲，試一檢近十年來之政治上歷次之變亂往事，當其將次發生之先後，必有某某請某某吃飯，或某某人公府議會，某某相陪等紀載，散見於各種報紙之上，此足以證明若輩吃飯之關係，實為重大，苟非然者，吾曹縱不敢垂涎，冀其請我，亦正不必惴惴然談而色變也，特此種可怕之吃飯，亦惟北京乃常有之耳，

尋常之吃飯，在北京亦較他處為多，大概每晚有二三處飯局者，常也，四五處以至七八處者，亦不少，每處但能一到，即走席不暇煖，甚至雖有若干飯局，其實並未曾一飽者，祇不過為車夫掙得若干車飯錢而已，若認真去吃飯，則每一處飯局，由待客以及入座，點菜，叫條子，閒談，豁拳鬧酒等等，每局至少須耗去三小時以上之光陰，若早晚有兩處飯局，此一天之光陰，已完全耗去，不能辦一事矣，甚矣，北京吃飯之誤人不淺也，

□晶報圖書館誌謝□

□戲劇（第二卷第三號）汪仲賢先生

□禮拜六（第一五七期）中華圖書館

□大雄病仍未愈，編輯紀路暫停，

一年有半

（第二編）□十三□

（天笑戲述）

伯濤笑道，三哥照你這樣說來，禁娼反而有害啊，你這話說出來，不怕被別人家聽見了打嘴，叔禮道，我不是說禁娼有害，我說凡是提倡一件事，終要稍為關查他一個內容，然後着手進行，方纔有效，不然呢，你主義雖好，可是一味盲進，往往利未見而害先形，即就禁娼一事而言，現在上海的租界當局者，也知道實在沒有成績，他也知道禁了一家，添出兩家，不過納稅人議決在那裏的議案，他自然照案執行，一年年把妓院抽籤抽完，但是添出這許多私娼來，巡捕房實在沒有辦法，還有一種似私娼非私娼的，上海地方如許之多，你怎麼能逐家去騷擾呢，伯濤道，依三哥的主意，怎麼辦法呢，叔禮笑道，我們在這堂子裏，和老弟私談一句話，可不要緊，依我說，中國人要禁娼，實在不到這種程度，第一步，你先把賣買人口這一件事，嚴厲執行，上等人家，不許買婢，對於水販媒人，加重治罪，便是放出以後，也要嚴重監視，多設這種救濟機關，如濟良所，貧女學校，女工傳習所，孤兒院之類，就上海而言，須先從下等禁止，第一先禁絕花煙間，第二禁絕野雞，第三嚴禁台基鹹肉莊，第四禁絕幺二堂子，最後方始禁絕長三堂子，不過這還不是根本辦法，我說出來，你又要說我言論過激，據我想來，世界上決沒有娼妓禁絕的一日，即使無娼妓之名，還是有娼妓之實，即使無娼妓之標目，還是有娼妓之行為，即使無娼妓之行為，還是有娼妓之意思，老弟，你說我話對不對，伯濤點了點頭道，三哥所說的話，的確是洞見癥結的至理名言，不是那種偽善者顧前不顧後的議論，我們這些都是空學理，也不去說他了，我只問你，就是此地的局面，將來也總要抽掉，五小姐的事情，怎麼辦法，我勸三哥，還是早些合攏了罷，叔禮搖頭道，不行，這種事我也不能管他，我也不能看到底，我和他只算是個朋友，朋友有通財之義，他一天不嫁人，我可以酌度情形，在經濟上，幫他些忙，但是我不阻礙他的行動，我不束縛他的自由，因此我們兩人，大家諒解這個意思，反而覺得情誼上增厚起來了，